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用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荆州

惔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宋王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諧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

邢止

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怍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從洙知

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埼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救舜卿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容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評言之昔年仲淹初

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姧
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
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愼而謹守
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
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
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蹶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乎
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
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
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
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
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
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
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
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

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

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日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團練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臣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而修國威復振臣見臣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

遂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

罪敢竭愚衷惟陛下擇之歐陽修論杜韓范富疏

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

先和不可也。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憸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斯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沐。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衣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眾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

立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
不明終用雋議巢果大怒擁衆南蹈自嶺表横行天
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
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
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斯大漸茲二相者
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
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則族何償此臣前謂貫禍
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仁宗初召及竦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
力兼之挾許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懽且退一邪。進一賢

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能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

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富弼論辨正疏）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堅
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
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
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
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
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
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
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
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

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顥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
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
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
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
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
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
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

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問何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並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晉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位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資諸側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

確邪怨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寮倒蒙擢出盡來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穢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與同爲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蘇轍請分別邪正疏

高太后既册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

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邪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既快先帝又欲快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蘇入不報會有旨詔

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
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
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
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
悞國勲舊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
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
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
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廣
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
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

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

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議從凡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摉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宸移渝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徽宗時任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葢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幼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將傳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

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女老惟呼籲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輔首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所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排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祚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劾中等倒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夜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

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舉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管子法禁篇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稱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蔑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討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移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惡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讐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
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非一端一事可成宜以漸解散故曰渙渙如風水之渙然無事也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

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

子可解矣

八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俊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

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催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

令世爲戮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范曄黨錮傳論）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裴譔之弟

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
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
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穆德裕紳皆曰
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
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
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
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

以此附黨

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大輕敬宗許爲殺之例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

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譖人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

[illegible]打擊鄭不如恐文宗用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
[illegible]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
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
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
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
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

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韋宰相署勑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武宗嘉納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者皆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

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

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及安石參政惡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

出知鄧州

神宗時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

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順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順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順不宜在經筵乃罷順

中立而不[illegible]可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用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貴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叶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斲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念汝有此心又可憂耶

呂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

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大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輒政非

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還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

至親遂坐罷

時元祐元符末黨人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

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懼之。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邀車駕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説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畏道學之説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

丁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指忠之言
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曰憤懣而然欲激
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
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
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
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
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不
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歎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詔偽學之黨守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袞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

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孝宗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

然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并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藝祖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秩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貨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輙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司馬光論階級疏

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

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後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輕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

寧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令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孫何論官制疏

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鼂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

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常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于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令尚書令統領衆務提擧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

不宜侍中中書令如宜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遠慚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彦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任

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加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屬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屬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斷不然矣僕射議

晉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侯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

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倖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散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國朝論輔郡節制議）

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省日宰相累遷之官（舊制三）部

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寄曰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寄曰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寄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今並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其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

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事、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書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筎木屑之細。或者補丞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則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且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須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

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
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
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
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
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畢仲游官制議
蔡京等意自用欲更制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
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衞郎遂詔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

古三公、論道者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眞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沈冗

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分秩不足而設官大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

兼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幷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幷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如大議之言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月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

下丁費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養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分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梱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

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詘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本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濫今爲大

弊也眞宗時卿監郎中任一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眞宗時選人磨勘有愆京官者有不遂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術哉去冗官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宋蔡襄 法冗策

評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恊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

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帥之望

唐王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糾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勑不時宣行唐王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正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獎綱紀頽陵肯在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灑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質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晉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蒍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依復

有繼衰在指、今之襲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恐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涖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在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愼其職

朝無悄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擾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應詹爲江州刺史將行上疏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自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尊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應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

矣曰吳省覺度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詰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蝕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喪亡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

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翁明德馬后未
嘗預與左右言。可謂遠識矣。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
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治安唯在刺史縣
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
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
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

薦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或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然期月不報政

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所
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
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
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
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
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
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
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
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
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一槩久而不

遷至於名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更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聖學 [illegible]

使
康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

不固故迹臣觀自古有外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廣橫也東西爲廣輪縱也南北爲輪之數辨其山林積石曰山竹林曰林川江瀆曰川澤水鍾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涯曰墳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濕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十二分野之土名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物謂所生之物以相古視也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猶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鳥獸以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撫養萬民一曰慈幼[謂愛幼小]二曰養老[七十養於鄉]三曰振窮[周其無告]四曰恤貧[助其不給]五曰寬疾[除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保其常產]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載也]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臣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皆書于版其正本登

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蓋因其戶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所以爲民。民用既足。自可以制國用。不厲民以自適也。

司民（計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籍也）辨其國中（王國之內）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以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去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月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令人出五算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

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有罪婦人懷姙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哉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耦耕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凉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遷故

恐不止江右荆湖

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寛地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寛鄉以居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

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

生戶隨其所在附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本貫無人者不許見當某處軍匠遇闕後次勾解明白詳悉必實無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賦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養民生寬力役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于哀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七
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
大業三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
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僞尤滋高

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頻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雎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

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楊太眞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鑑哉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兵歛聚受諸道貢獻百姓艱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

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玄感李密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眞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戒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臣按

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為成丁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壤（無塊曰壤）田中中（第五）兗州土黑墳（色黑而墳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墳（土脈墳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墳（土黏曰埴）田上中（第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濕也）田下下（第九）荊州土惟塗

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黃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舜典帝曰棄（稷之名）黎民阻饑汝后稷（主穀之官）播（佈也）時百穀（一穀非一種）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饑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種也）九穀（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豆也）二曰園圃（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無水之地）牧（有畜之地）養（蕃也）蕃（盛也）鳥獸五曰百工（與事造業之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六曰商（行貨）賈（坐貨）阜（盛也）通貨（金玉曰貨）賄（布帛曰賄）七曰嬪（有夫者）婦（有材者）化治絲（繭之已繅者）枲（麻之未緝者）八曰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也）九曰閒民無常職（八職有常此獨無常）轉移執事（即今傭僱為工作者）

臣按先王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

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爲三農則爲園圃不爲虞衡則爲藪牧否則爲百工爲商賈爲嬪婦爲臣妾皆有常職以爲之生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爲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爲養沒有以爲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務外亦在

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刦掠民安則國安矣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原按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人各受二畝半爲宅田百畮各受田百畝以爲井業萊五十畮謂田之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別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有夫者子許二十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盡也）鹵（鹹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授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

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爲開建之開惟朱熹則以爲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所在皆爲庶人所擅有貲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

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
亦謂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
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
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
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
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爲之然
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棄廢不若
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
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正不必拘拘於古
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

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

漢文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倣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幷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

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二百四十步爲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

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

雖家生子將成丁者非許預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

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贅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